



铁橛山是青岛胶州湾以西的主要山脉之一,位于今胶南境内。胶南为古胶州、诸城两个县的各一部分组成的。铁橛山古属胶州,本名“胶山”,又称“镇山”,名列胶州八景。《齐记》中记为“黔艾山”,《水经注》中记为“柜艾山”,到了《齐乘》这本古代地理书中才叫铁橛山,沿袭到现在。

铁橛山与张谦宜

□鲁勇

铁橛山得名及风光

铁橛山是东北、西南走向,南北长14公里,宽7公里,主峰海拔595.1米。因为山色黑如铁又山势矗兀,因而百姓们称它叫铁橛山。山上有泉,形成溪涧,景色绝佳。《胶州志》称为“铁橛悬泉”,列为“胶州八景”之一。自古是游人游览的胜境。春秋战国时期,齐国修建了我国第一座

长城,齐长城就经过铁橛山。清代赵承宠写有《铁橛山晚归》一诗,其中写有:“路迷春草连云碧,水绕寒川隔岸明。”周于智是清代进士,曾任胶州知州,他描述“铁橛山峰直矗,色黑如铁。顶有悬崖如盖,名滴水崖。一水从石罅中滴出,时作玉琴声。下积为流,溽暑不热,大旱不涸。

玩之如明珠石倾又似闻流水一曲,不减庐山瀑布也。”诗中写道:
琴声仿佛出烟岑,流水高山自古今。
何事成连居海上,风涛漫拟是清音。
胶州八景分为乾隆八景和道光八景。乾隆八景为清乾隆十五年(1750年)胶州知

州周于智定:《灵岛浮翠》、《铁橛悬泉》、《少海连樯》、《介亭春树》、《麻湾渔乐》、《双珠嵌云》、《胶河澄月》、《石耳争奇》;道光八景为《重修胶志》载:《介根古迹》、《石耳献奇》、《天泽昭应》、《铁橛樵歌》、《麻湾渔乐》、《胶河澄月》、《珠岭飞云》、《柏兰忠义》。

雍正的老师张谦宜

张家楼在铁橛山脉,松山村是张家楼途径的一个村庄。松山张氏是古胶州的“望族”之一。松山张氏自明代由潍县迁至松山,自此人才辈出,明清两代显赫,从《张氏家谱》看,先后出过进士五人,举人五人,贡生十六人。
张谦宜(1646—1728年)字稚松,号山农,山民。他少年时代便以诗才闻名,中年潜心于程朱理学,成为大家。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中举人,1706年中进士,先后任礼部主事,曾任南书房行走。是康熙四子胤禛(雍正)的老师,年老之际辞官回故里以著述

度晚年。
相传胤禛即皇位的时候,想起自己的这位老师,下旨传他进京,而他老死故乡。张谦宜死后葬在铁橛山大固谷,是自己生前自选的墓地。在这里,民间对张谦宜有许多传说。
清代雍正六年(1728年)张谦宜病逝于家乡,享年八十三岁。谥号:山东学究。
张谦宜的家乡,今为胶南市张家楼镇大固村,只有一百余户居民,多为张氏后人,山岗掩映,溪流潺潺,山谷中遍植樱桃,被命名为樱皇谷。相传张谦宜告老还乡后在这里闭门著书之余,种



传说樱皇谷的樱桃传自张谦宜。

植了许多樱桃树。后种樱之俗沿袭至今。
当地传说,张谦宜任南书房行走时,胤禛(雍正)年少,他教书十分严格,当雍正

登基当了皇上,下旨传张谦宜入京,他以为皇上要治罪于他,不敢进京,自缢身亡,子孙们在他的墓旁种了许多樱桃树,这样才叫樱皇谷。

张谦宜的著述颇丰

张谦宜知识很广,著作广及诗文、评论、经史、地理、方志、谱牒各个方面。他的书房提名“緹斋”,他的《緹斋诗抄》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纪晓岚给以很高的评价。还有《家学堂诗抄》、《蜀道难集》等诗集,《山农文集》八卷,《緹斋诗说》八卷,《緹斋论文》六卷

等文集。在“经学”研究中,一生研究成果集为《四书广注》三十六卷,还有《尚书说略》、《春秋五传》、《左传地理指南》,他也研究故乡胶州史志,写了《州志别本》补充了《胶州志》的不足。民国时胶县县长谢锡文说:万历年《胶州志》多错误,“硕学

耆儒”张氏谦宜有《州志别本》等书刊行于世。他还写有《读志附辩》对州志问题提出质疑,新写了《胶镇志》、《山东盐法志》,另外刻印的著作还有《古文从语》、《甲申群盗记》。他还编写了《高氏传家录》、《张氏家训》和自撰年谱《稚松年谱》,著述之

多,可说惊人。
清代翰林宋弼称张谦宜为“胶州三大文人之一”。学者法坤宏评述张谦宜的著作时说:“吐前人之精髓,发自心之明理,挥霍跌宕,期与传著相应”。
他研究程朱理学在清代青岛人中独领风骚。

张谦宜的著作,现在存世的有:《四库广注三十六卷四书质言四书疏义说书补》康熙刻本;《幽节录》一卷,康熙刻本;《张稚松先生文集》二卷抄本;《胶州文钞》一卷稿本李疏举点评,王曰钦题跋……
张谦宜几次来游崂山,写有《崂山赋》、《华楼仙迹记》等。对华楼山的奇闻传说记载很详。在《崂山赋》中写道:
“……乃有华楼直上,削方万尺,巅松十围。前有紫云,后对黄石,北泉藏其谏书,沧波此其词笔。上下四十五里,与泰山相割据。倚伏桑而钓巨鳌兮,空托咏与名山。”
对于胶州八景之一的铁橛山,今天的青岛人已经有些陌生了!

冬末游园

这个园子,我最近一次相访是在去年深秋,那时候园子里尽是枯败之色,望上一眼便萧瑟了整个冬天。日光渐好的午后,我偷得半日浮闲,穿过那条喧嚣的街道,踱至园中。
日子在闲散中悄然入春。青岛的三月天,虽不乏人工绿化后的青翠,可这个园子,却更多了些残冬的风色。梢枝干瘦如虬,枯草厚厚软软的一层,泛着阳光沉淀的颜色。此刻,车水马龙渐远,千万喧嚣不再,仿佛遁入了尘间的禅院,空林无风,万籁寂寥。

整个园子尚处于苏醒前的半寐状态。不知道她醒来后,会不会记得梦中我曾来过。我是行色匆匆的凡间俗人,只为入梦而来,留得一段记忆于此。生命,既来过又何须苦求永恒。
倒是眼前这一树郁郁的松柏,在经历一冬霜雪的涤浣后,旧尘尽脱,犹似新泼了浓墨,在斜洒而下的日光中,像一座耸立的寺塔,肃穆稳健。整个冬天我不曾来探访她,这一季,前行的道路被雪所封,灵魂一度冬眠,确是把她冷落疏远了。她却像一位宽容的老友,还在宁静地等候我。从年轮看,该有近百年了。似水流年里,既然无法逃脱过客的身份,又何妨结一段情谊于此,让你记住,你的世界我曾来过。
绕过这片松柏,穿过一条碎石铺成的小径,豁然瞥见一树黄色蜡梅,在万木沉睡中开得寂静清雅,形孤影傲,似在尘外。这春寒未尽的第一枝,会是我吗?我又该怎样将了这人间的春色折去,夹于书页里,以证明青春曾在乍暖还寒中怒放过?抑或是,取了相机拍摄,试图将现有的光影定格为永恒?可我什么也没做。我知道光阴总也不肯为谁停留,又何须自欺欺人?估且趁着韵光正好,纵情沉醉这人間三月天吧。

于是索性闭了眼睛聊以休憩,我感受到阳光盛放的温度,已经开始沐浴渐醒的灵魂了。春寒再料峭,也抵不过阳光的温暖。恍惚间感触到脚下丛中的惺惺松松,听见阳光穿透时的窸窣窣。待到雷鸣声过后,这里必将是一座青葱之城,在春雨温柔的抚慰里,蓬勃迸发,势不可挡!
这样想着,不觉日影又悄悄的挪移了。我抬起头,看见雁字正从云间穿过。



编辑:赵郁 组版:杨帅



张谦宜《华楼仙迹记》描述的崂山华楼。